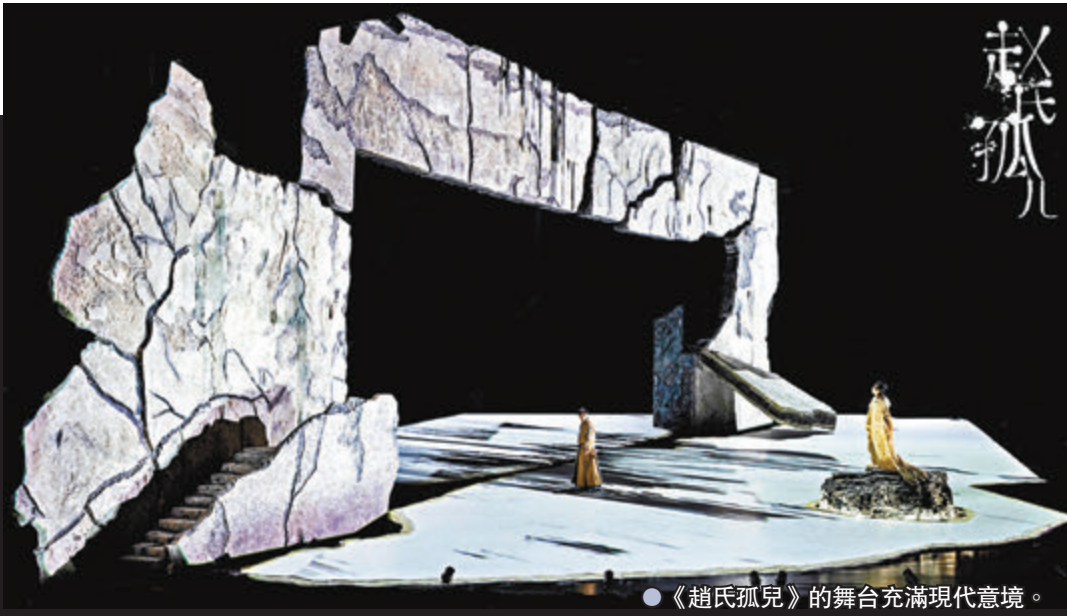


原創音樂劇《趙氏孤兒》 理性詩性並行 點亮「幽暗」角落



●《趙氏孤兒》的舞台充滿現代意境。

城牆斜立，大地傾鋪，無數長夜從縫隙中穿過。一縷被忘卻的遊魂，悄然立於石階。風中花瓣起舞，遊魂緩緩吟唱。他要回到某一時刻，尋找16年前被父親「抵命」的理由……正在內地巡演的原創音樂劇《趙氏孤兒》，展示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經典文本——脫胎於紀君祥的元雜劇，又因英國詩人芬頓的改編被注入黑格爾美學，理性與詩性並行之現代觀照，共同點亮了原著故事中從未被關注的「幽暗」角落。被斬成三截的嬰孩，不再是沉默的「道具」，而是同樣需要被尊重的生命。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圖：受訪者提供



●金培達為《趙氏孤兒》作曲。攝影：章蘿蘭



●原創音樂劇《趙氏孤兒》導演徐俊。攝影：章蘿蘭

作為家喻戶曉的經典之一，《趙氏孤兒》早已名震西方劇場，數百年間頗受大文豪青睞。此番由上海徐俊戲劇藝術中心製作的原創音樂劇《趙氏孤兒》，則以2012年英國詩人、劇作家詹姆斯·芬頓為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所改寫的話劇作為藍本，內地知名戲劇導演徐俊及製作人俞惠媽，特意邀請香港翻譯學會會長金聖華教授、台灣大學戲劇學系主任彭鏡禧教授，將芬頓的話劇本翻譯為中文。兩位教授通力合作下，中譯充分融匯了芬頓的詩韻靈氣與原著的經典本色。

5月27日在上汽·上海文化廣場首演當晚，《趙氏孤兒》即衝上熱搜娛樂榜榜首，觀眾好評如潮。上海首輪演出持續到6月6日，6月10日起《趙氏孤兒》即開啟本年度全國巡演，直至11月將陸續登陸南京保利大劇院、寧波文化廣場大劇院、杭州大劇院、蘇州文化藝術中心、山東省會大劇院、佛山大劇院、深圳保利劇院、廣州大劇院、湖南大劇院、陝西大劇院、成都城市音樂廳、無錫大劇院、北京天橋藝術中心。

讓程子擁有完整靈魂

《趙氏孤兒》的故事無需贅言，主要講述春秋晉國時期，趙盾一家三百多口，被武將屠岸賈謀害殺戮，僅留存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即趙氏孤兒。為保存唯一血脈，晉國公主即趙氏孤兒的母親，託付草澤醫生程嬰將孤兒帶走。屠岸賈搜不到趙氏孤兒，揚言要將城內一月到半歲間的男嬰，全部殺死。走投無路之下，程嬰與退隱老臣公孫杵臼商定偷樑換柱，用自己的孩子替趙氏孤兒赴死。程嬰目睹親子慘死，忍痛不語。屠岸賈收趙氏孤兒為義子，長大後得知真相的孤兒，最終殺死屠岸賈，報了血



●程嬰（左）向屠岸賈（右）「獻孤」。

海深仇。導演徐俊坦言，改編《趙氏孤兒》是其多年創作嚮往，但亦受困於紀君祥的文本，在現代語境中的「水土不服」，例如原著中「復仇」的主題，被消解在了傳統倫理的「忠誠」和「正義」之中，令個體生命得不到足夠聚焦，程嬰的親子沒有權利和能力反抗自己的「死」，淪為復仇的「犧牲品」，成為被忘卻的「符號」；恰如趙氏孤兒沒有權利和能力反抗自己的「生」，便充當復仇的「棋子」，也不過只是被記住的「符號」。而這些尚待闡釋的問題，正是經典的開放性所在。

在古典戲曲和眾多現當代改編中，對上述被掉包斬殺的嬰孩，從來就是輕描淡寫；而芬頓卻使這個被「大義」忘卻的程子，首次擁有了完整的「人格」——大仇得報後，程嬰在兒子的小小墳墓前，見到了已是少年的程子靈魂。皓白鋒利的月輪下，父子一番對話，寥寥數語，字字刺心。

2017年徐俊在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交流期間，與芬頓改編的英文版話劇《趙氏孤兒》相見恨晚。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千百年來，程嬰的親子原本只是「道具」般的存在，沒有人關注過這個生命，芬頓的創作首次建立了這個角色，並在現代性下給予其生

命觀照，惟點睛之筆只在劇末靈光一現未免可惜，於是中文版音樂劇《趙氏孤兒》進一步放大了程子的「功能」，在敘事結構上更是別出心裁，採用程子靈魂為主視角，每一次關鍵的劇情推進，都有程子靈魂在場「見證」。

中文版音樂劇的其他主要改動，則意在令劇情更為合理化。芬頓巧妙地通過趙氏孤兒遊歷，途中親見屠岸賈殘暴統治下，百姓在水深火熱中掙扎，令孤兒所復之仇，從家族恩怨上升為對殘暴的審判。在此基礎上，對於鼓勵孤兒遊歷的理由，徐俊又補充、豐富了屠岸賈一方的初衷，即向義子展示他引以為傲的「河山」。

「如果在當代語境中，對『親子豈可死』、『養父豈可殺』的困境，未能提供觀點，那麼就看不到今天重演《趙氏孤兒》的意義所在。」徐俊認為，人對自己命運處境的覺察，在自由意志下選擇和行動並為之負責，成為現代戲劇中，推動情節發展的根本動力，這就可以解釋程嬰為大義「獻子」，卻愧於對另一個生命棄之如敝屣，而令餘生備受煎熬，最終他決然直面深淵，在親子墳前自殺謝罪，這種黑格爾美學觀，是芬頓改編版的精華。

管弦搭搖滾 歷史變摩登

徐俊涉獵廣泛，除了執導原創音樂劇《猶太人在上海》、《白蛇驚變》外，其主要作品還涵蓋越劇《玉卿嫂》、滬語話劇《永遠的尹雪艷》，本人更曾是著名滬劇演員。他自言戲曲的滋養令之受益無窮，起源於西方的音樂劇，若與中國戲曲之寫意珠聯璧合，就會像「長了翅膀」。他在《趙氏孤兒》中亦將之予以實踐，演員肢體語言、舞美設計均充分調動凝練的寫意視覺風格，構築出一個多重世界。

音樂劇《趙氏孤兒》演員陣容強大，不但聚集了鄭棋元、徐均朔、方書劍、

何亮辰等熱度「出圈」的音樂劇演員，更迎來影視明星明道、薛佳凝「跨界」出演。製作班底也是大咖如雲，由張叔平擔綱舞台人物造型設計，當代藝術風格中鑲嵌東方元素；作曲家金培達、詞作家梁芒與導演徐俊，向來被稱為中國原創音樂劇「鐵三角」，此次也是再度集結。香港作曲家金培達雖是首次嘗試歷史劇，創作過程毫無阻滯，依然才思如泉湧，寫得「很興奮」。他在上海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說，音樂主要表現人物內心，無論哪個朝代、哪怕在外太空，人的感情都八九不離十，不會因為是歷史劇，而有明顯分別。

金培達想為《趙氏孤兒》找到一種恰當的音樂語言，不落入歷史劇的窠臼，「一聽到《趙氏孤兒》，耳邊就要響起中國樂器，我不要這種感覺！」因當下歐洲不少劇團以穿現代裝演出莎翁劇目為時髦，起初他想「走得更遠」，音樂也「別管朝代」，在曲目中運用非常現代的純搖滾。後來發現劇本翻譯成中文後，純搖滾與人物文誦誦的台詞，竟十分不搭，所以不得不忍痛割愛。

為了與古老的故事形成反差，最終呈現的整體音樂風格仍偏於現代，古典管弦中加入了適量搖滾，但所有曲子都刻意規避了民族樂器。例如搖籃曲《飛龍睡在瓦片上》，一般人總覺得肯定是古箏主打，但金培達偏要「反着做」，轉投電鋼琴。還有一首《復仇之路》，雖然樂器中也有琵琶加入，但卻用了吉他的演奏方式。

在《趙氏孤兒》的人物中，金培達對反角屠岸賈尤為感興趣，還說服導演專門為屠岸賈加了一首歌，「其實壞人很有層次感，有很多東西可以展開講，就像屠岸賈手上拿着棋譜，他覺得能像下棋一樣掌控天下，大勢已去後，卻發現自己也不過只是一枚棋子，命運來的時候同樣無能為力，擁有的一切都會被拿走。」

●程子鬼魂與程嬰的對手戲效果震撼。



「好戲怎會沒人看？」 疫後劇場？

金培達與香港、內地業界均有諸多合作，論及兩地差異，他坦言，香港業界的眼光可能相對收一點，往往沒有太大野心，不會預先設定目標這個劇要走到哪裏，畢竟本地市場不大，一些劇目在香港演出5、6場已經很不錯，幾個月後若再想演第二輪，還不知道去哪裏找錢，有時候這樣也有好處，大家雖然很艱辛，卻會更加專注；內地業界有機會做大製作，但因投資巨大，有些劇目要演出百場，方能收回成本，這時候就不得不考慮藝術以外的方方面面，就如市場營銷、售賣模式等等。

近些年音樂劇在兩地都有長足發展，新製作接連不斷，但金培達仍保持警醒，「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他表示，中國原創音樂劇仍有改進空間，國外音樂劇緊湊、明快的節奏，就值得悉心揣摩，「還有我們都在很努力寫歌，但總覺得寫不過別人，沒有別的原因，以後要再努力一點、再寫好一點，可聽性、藝術性中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

被問及演出市場何時能回到疫情前水平，金培達快人快語，他建議不要以「疫情前」、「疫情後」加以區分，只有好的劇目和不好的劇目，如果創作質量能上去，觀眾就能回得來，「好戲怎麼會沒人看呢？被『冤枉』的戲不是沒有，但真的不多。」

在徐俊看來，演出市場最困難的時候還沒有過去，「後疫情時代」觀眾消費較以往理性，也未必是壞事。前些年，市場對音樂劇的追捧有點盲目，泥沙俱下中卻好像也贏得了高票房，其實對觀眾是一種傷害。現在業界可以沉下心想一想，到底要做怎樣的原創音樂劇？原創音樂劇的出路在哪裏？這些思考和實踐，從長遠來看，對行業當然是有益的，若精耕細作後整體質量得到提升，必將贏得更多鐵桿粉絲走進劇場。

清、淡、雅——認識「都市二胡音樂」

王愷先生是一位多產的二胡音樂家，兩年前他從200餘首作品中，將具有都市格調美感與特徵的樂曲冠名以「都市二胡音樂」。音樂有着特殊的社會功能，一種新風格、新美感的出現，尤其是廣大聽眾所喜愛、能反映出他們內心感受與審美追求的音樂，會折射出很多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信息。探討都市二胡音樂，無論對音樂自身的發展，還是對社會文化的現象分析、研究，或社會管理都有各自的積極意義。

「都市二胡音樂」是二胡音樂家王愷先生所創新的一種新格調、新美感、新風格，表達現代都市人心靈感受與精神追求的二胡音樂，是二胡藝術美學上的一個創新，也是中國胡琴藝術與時俱進，融入現代都市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和品牌。這個新概念的音樂名稱被我於2019年2月19日認定並冠名。2019年4月28日，香港《東方日報》首次使用「都市二胡音樂」這一名稱和概念，2019年9月日本東京書房出版社出版發行了由王愷先生編著的日、中文雙語版第一本都市二胡音樂教材《都市二胡音樂曲集》，日本的中文報紙《中華新聞》也做了《王愷先生與都市二胡音樂》的專題報道，從此，在日本社會上正式使用「都市二胡音樂」這一名稱。

將王愷先生創新的二胡音樂稱之為「都市二胡音樂」是依據「都市文化」這一概念和他的都市文化格調二胡音樂而提出來

的。「都市文化」是社會學科之一，各國均有專家從事研究，「都市文學」、「都市音樂」等均在該範圍之內。都市文化的內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都市文化是指城市人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都市文化是指城市人在城市生活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規範、生活習俗、語言、文化藝術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市二胡音樂」自然也在其中。都市文化反映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對國民眾有着強大的導向作用。

「都市二胡音樂」的主要特徵是：清、淡、雅為其音樂底色，具有純淨、平和、柔美、清新等都市文化的高雅格調，並給人一種精緻與完美之感，它以中、慢速、柔美、平和的一種自然節奏來表達內心情感。它是難得的有益於精神健康的音樂，也是精神科、心理治療科用於音樂治療的優質素材。

王愷先生在音樂上的創新，與他的成長環境和所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他三歲在父親指導下開始接觸二胡（其父為當代二胡藝術巨匠王國潼先生），五歲接受正規的音樂教育，相繼就讀於中央音樂學院附小、附中，在父親指導下由其得意門生趙寒陽執教，同時向劉明源等大師、名家學習多種民族弓弦樂器，又隨同著名指揮家徐新、夏飛雲學習音樂指揮。他1990年定居香港，考獲香港演藝學院獎學金，因專

業成績突出又被聘為學校教師，邊學習，邊教學，同時涉獵各流派、各風格的音樂，特有的學習和工作經歷，對他的音樂追求和風格及思維方式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王愷先生在演奏上一專多能，並且路子正、功夫深、修養高，可謂內、外功都俱佳（內功指音樂修養和藝術視野，外功指演奏具體技能），在繼承父親琴藝特色基礎上，又有自己的個性與特點。他作品高產，創作的二胡音樂作品已有300餘首之多，有的多次獲獎而且深受聽眾喜愛。他亦有指揮高水平樂團的能力，曾指揮過中央交響樂團、北京愛樂民族管弦樂團等一流樂團，並為一些名家錄製唱片等。

可以說，王愷先生童年至今是中國社會從工業時代進入後工業時代的發展過程（約2010年開始為後工業時代），這一時期是中國文化藝術大變革、大發展時期。他生於北京，少年時代末期（18歲）移居到香港至今，一直生活在都市中。都市文化特有的思維方式、行為規範、生活情趣等的浸潤，加上其從童年開始接受的特殊高質的藝術教育，都對他美感心理的形成和取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都市二胡音樂」正是中國進入後工業時代和都市化進程中，二胡音樂與時俱進、融入都市文化中的優秀成果，是中國二胡藝術美學上的一次創新，開創了二胡音樂的新美感、新格調、新風格。它具有



●王愷的「都市二胡音樂」受到聽眾喜愛。

普世欣賞價值，在日本，「都市二胡音樂」讓人感覺就像他們自己的音樂一樣，審美心理上接受得很自然，簡直就是「無縫銜接」，這真是一個奇特的文化現象，由此也帶來新的課題需要探討，如後工業化時代東亞儒家文化圈，各民族的民族音樂如何融入都市文化之中等，這方面王愷先生的作品和演奏是很好的範例，帶給我們新的思考和啟示。

中國的傳統音樂諸如「江南絲竹」、「廣東音樂」等均有着百年以上的歷史，它們是農耕文化時代積澱下來的優秀民族音樂。「都市二胡音樂」則是在繼承農耕文化基礎上開拓出來的後工業化時代的新風格、新美感的音樂，它的「清、淡、雅」透着儒家文化底蘊，無疑是東亞儒家文化圈各民族所喜愛的，最終也會「變成」他們自己的音樂。它誕生於香港，希望後工業化時代香港的音樂文化品牌——「都市二胡音樂」越發光彩！

● 文：日本音樂學者 菊池英明

周末好去處

「當代中國超現實主義」藝術聯展

為了回應巴黎龐比度中心與香港藝術館的合作項目，藝倡畫廊—香港仔展覽空間舉辦藝術聯展，向展於香港藝術館的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品作出相關的反映。在藝倡畫廊—香港仔空間的展覽中將展出6位，包括4位畫家和2位雕塑家的作品。展覽以香港藝術家為主，分別為新銳女畫家卓家慧、梅傲雪、蟻穎琳、張小黎，和著名雕塑家莫一新及吳少湘。
日期：即日起至7月3日
地點：藝倡畫廊

